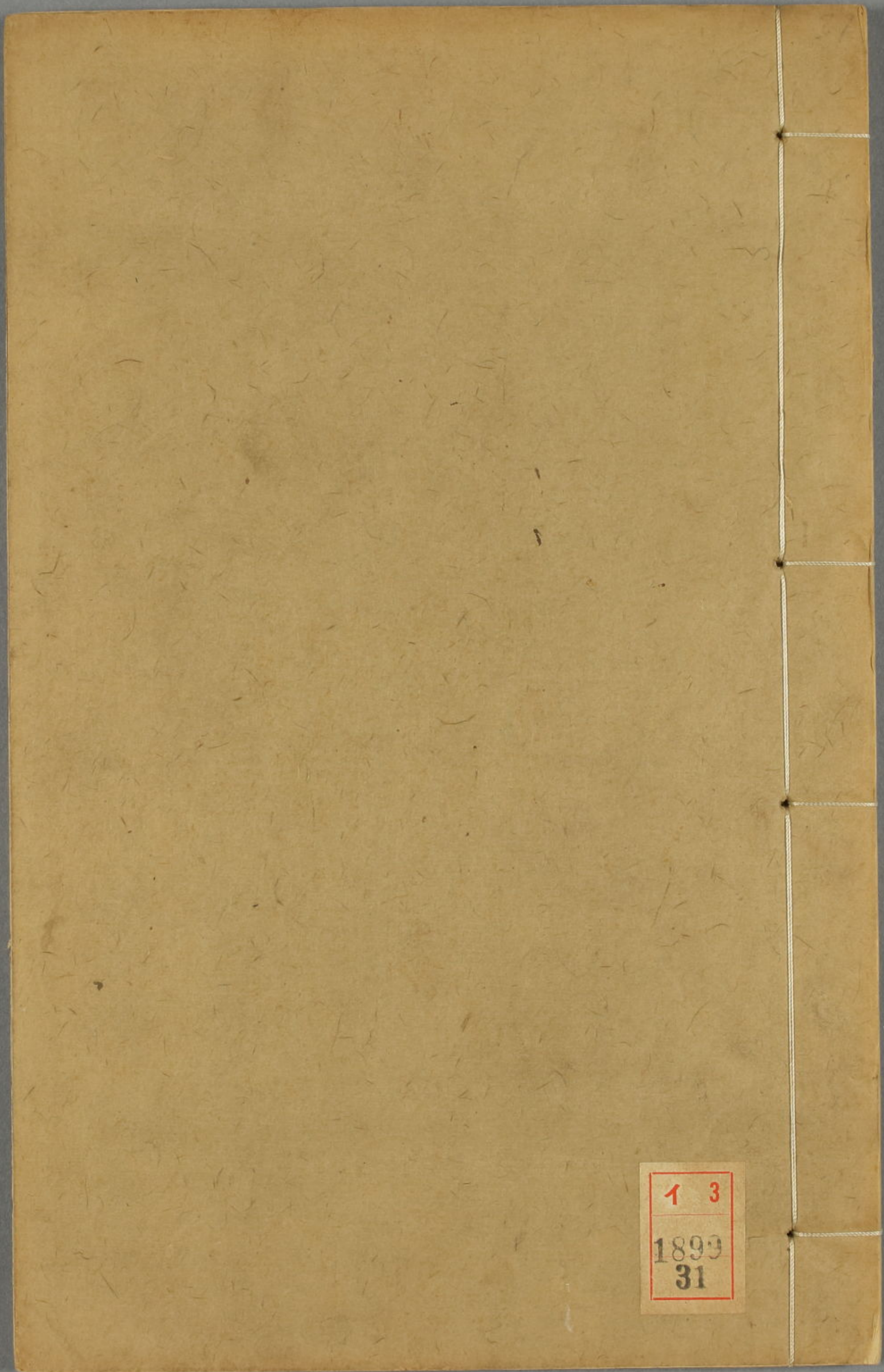




13
1899
31



昭
和
九
月
一
日
購
求

天中記三十一卷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貞甫校

尚書

省案章昭辯釋名曰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辯云
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尚食
尚方亦然

納言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惟仲山甫王之喉
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

漢官儀

漢明帝詔

曰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
慎歟

上

唐虞曰納言周官爲內史機事所摠號令攸發

漢官 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尚猶主也宋志

大麓 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可使處議持平桓譚新論

文昌 尚書令總攝諸曹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百官表隋志通典

司會 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禮周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之尚書鄭玄注文昌政本司會化

經 陳後主授江總尚書命冊文

獨坐 尚書令主贊奏事總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後漢

座 古者重武事貴射御取其捷御如僕各置一人少

書六人謂之八座參攝百揆出內王命古元凱之任也謝靈運晉書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

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魏官氏志

臺 尚書漢因秦置之故尚書爲中臺謁者爲外臺御史爲憲臺謂之三臺唐光宅元年改爲文昌臺垂拱元年又改爲都臺神龍初復舊爲尚書省亦謂之南省

故事 侯霸字君房光時拜尚書令時無典故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後漢

天下樞要韋彪字孟達肅宗時上疏曰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

上

喉舌陽嘉二年李固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

漢書

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

天有北斗所以斟酌

元氣帝有尚書所以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以安萬機不治則天下以亂

漢紀

陳舊典太尉李固薦楊淮累世服事臺閣既閑練舊典且有幹用宜在機密特拜尚書固薨免官尚書令陳蕃表淮行狀復徵爲尚書

匡弼左雄字伯豪順帝卽位虞詡善之曰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

後書

詰孝廉左雄爲尚書令奏崇經術郡國耆儒年六十已上爲郎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茂才異行不拘年齒帝從之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子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詰雄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

邪淑不能對乃譴卻郡自是牧守莫敢輕舉自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上雄為尚書令限年四十九先試經然後舉孝廉故雄為令在位者各肅清時稱曰左伯豪為尚書天下皆慎選舉漢紀韓厥之舉初左雄薦周舉宣光為尚書又舉馮直為將師而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雄雄悅曰吾曾事馮直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後書

奏章為故事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奏章臺閣以為故事上

條奏為故事陳忠為尚書令數進忠言辭旨弘麗前後

所奏悉條於宮闕以為故事上

周歷三臺董卓為司空聞蔡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

臺後書

不方相費祿字文偉代蔣琬為尚書令于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祿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祿為尚書令欲敦祿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

天中記 卷三十一
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
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三民望 尚書令李徹遷處缺宜得其人征南將軍羊祜
體儀玉立可以整肅朝廷征南將軍衛瓘真正靜一中
書監荀勗達于事物三人皆民望不審可參舉否山濤啟事

摠事三者 昔六官所掌冢宰爲首秦公卿替以丞相御
史爲冠今者尚書令摠事此三者非臣鴛閣所宜忝竊
荀勗集

摠參機衡 武帝詔曰尚書令百揆之首摠參機衡出納
朝政治績之所由也車騎將軍賈充忠允清正通理經
遠迪文武謨勳弘著其以充守尚書令晉起居注

九錫命 劉頌爲尚書孫秀等推崇趙倫功宜加九錫命
寮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
用非可通行今宗廟又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昔周
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
之命亂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所無
施晉書

八座之任 蔡謨爲尚書上疏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前
後選用名賢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素有名
望臣名輩不同階及殊懸今猥以輕鄙超踰等疋上亂
聖朝貫魚之次下違羣士準平之論豈唯微臣斯亡之
誠實貽聖政維塵之累晉中典書

萬事本尚書萬事之本朕所責成也而廩秩儉薄甚非治體今雖軍國多費不爲元凱惜祿其依令僕給尚書各親信五十人廩賜

晉康帝起居注詔

奏辭疾卞壺明帝時爲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轉幼主成帝卽位羣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專任無敬事寢不行舉朝憚之

晉中興書

摺謝石爲尚書令上疏遜位曰尚書令國之冢司摺括百揆憲範王猷式是羣辟故必簡德而拔量才而受

晉紀

王恭嘗寓于司馬道子室尚書令謝石爲吳歌恭曰居端石之重集宰相之坐而效流俗之音乎石有

慙色

語財

並受詞訴徐湛之爲尚書僕射令何尚之以湛之國似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而諸詞訴絕不科省湛之亦以尚書令敷奏出納事無不總令缺則僕射總任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特無所問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詞訴尚之雖爲令而朝事悉歸湛之

南史

北坐右銘王僧虔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質弘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北坐右銘

上

百官元本宋孝建元年詔曰尚書百官之元本庶績之樞機丞郎列曹局司有任自頃事無巨細悉歸令僕非所以詔能濟業也更可明體制責厥成也通典

奏事自晉以後入座及郎中多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凌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戚糠粃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子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矣又詔尚書中有疑事先於朝堂參議然後啟聞通典

端揆尚書令爲端揆之官武德初太宗爲秦王時嘗居之其後人臣莫敢當至廣德中郭子儀勳業旣盛乃特拜焉子儀以文皇帝故讓不敢受六典通典

德望玄宗欲以牛仙客爲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有唐以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清貴之地妙選有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使典耳拔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唐新語

入座尚書左丞彈入座以下居萬機之會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傳咸答辛曠詩序

賀琛字國寶爲尚書左丞並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樂書

清正無私劉覽字孝智爲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

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賊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口大齧行路覽噬家人上

魏銀嶺郎茂字慰之爲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恥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職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糾■將虧政教愷與宇文愷坐得罪隋書

左轄元壽字長壽爲尚書左丞開府蕭摩訶安患且■

奏遣其子向江南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同人倫之義伉儷爲重資受之道烏烏弗勸摩訶遠貪貨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懼之毋爲聚斂之行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侍御史韓徵之等親所聞見竟不糾彈治書侍御史劉本行職攝憲臺虧失憲體臣忝居左轄無容寢勳上

方管轄劉洎上疏曰尚書萬機寔爲政本是以入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苟非稱職竊位與譏貞觀之初左丞戴胃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迴避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吏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爲勳親在位者非其任功勢相傾將救茲弊且宜

精簡得人自然綱維畧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書奏永幾拜洎爲尚書右丞

蕭瑀 隋左右丞掌分尚書諸司糾駁唐因隋制龍朔二年改爲左右肅機其年有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爲言者所司之理至于勾留右肅機陽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霸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通典新語

錦製 儀鳳四年韋仁約除尚書左丞約奏曰陛下爲官

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畧無留事朝廷肅然後分置左右肅政臺復以思謙爲右肅政大夫

通典舊唐

顏真卿 爲尚書右丞車駕自陝將還真卿請

皇帝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

舊唐

百職綱維 勅庾承宣尚書右丞制昔我太宗嘗謂尚書丞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戴胃魏徵及杜正倫劉洎輩繼頌是職分居左右官脩事理

人到于今稱之故吾前命崔我持左綱今命承宣操右轄承宣端諒勤敏周知與故必能為我有紐條之綱梃妄動之輪坐曹得出入郎官立朝得奏彈御史會政決要扶樹理本無俾戴魏劉杜專美於真觀中

長慶集

名錄韋弘景為尚書左丞駿正吏銓所除六十餘官不當進資於是鄭綱丁公著楊嗣復皆奪俸郎吏肅然望風脩整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與御史詳讞虞卿私造門弘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邪虞卿多朋助自謂必見納及是惶恐去弘景以直道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所億賴為長慶名卿唐書弘景先為吏部侍郎銓綜平序責幸憚其嚴不敢恩以私

吏部尚書

統均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大宰之職掌

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禮周冢大也宰者官也鄭目濟

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曰宰氏宰變冢言大者

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宰列職於王則謂之

太宰宰主也建立也邦理王所居之邦國佐猶助也周

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以佐王理邦國唐武后遂以吏

部為天官戶部為地官禮部為春官兵部為夏官刑部

為秋官工部為冬官以承周六曹官之制通典唐虞建官

法天地四時以分職義和天地之官也四岳四時之官

也夏因虞制甘誓召六卿是也殷大宰至司寇乃周之

六官也

六官總治 閔子騫爲費宰問古之爲政子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均仁以爲納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已而與三公爲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安以之義則國義此御政之術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而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

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脩財物失所曰貧貧則司空

職主陰陽 堯命羲和使主陰陽之職羲伯司天卽天官也后稷伏事虞夏敬授民時尊稷爲天官夏衰稷後不密失官由是廢官殷以其官爲冢宰周公在豐爲太宰召公又居之

齊職儀

建邦理 太宰於殷爲六太於周爲六卿亦曰冢宰周武王時周公始居之掌建邦之理

通典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貳謂副貳也一日理典以理官府二曰教典以萬姓三曰禮典以諧萬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六曰事典以生萬姓也

仲長統言

求令與尉安定梁鵠善八分書初爲吏部尙書太祖求爲洛陽令鵠以爲北部尉鵠避地荊州太祖定荊州求鵠鵠乞以書贖死乃令書信幡宮門題

世語

易風俗昔毛玠爲吏部尙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尙書今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風俗之易在不難矣

傅咸集表

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

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飧之絜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深于上俗多乎下民到于今稱之

先賢行狀

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

魏志

天下稱平崔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氏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

先賢行狀

盧毓爲吏部尙書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

嘗有四窗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
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
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
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
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間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
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
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

魏志

心精體密薛綜字敬文爲選曹尚書固讓顧譚心精體
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

後遂代綜

吳志

甄錄得才李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

得中甄奇錄異薦達後進題目品藻曲有餘貫衆

此服之權擢爲選曹尚書選舉號爲得才

步騭傳
吳書

二賢王濬冲裴叔則二人惣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

問二童是誰曰裴王曰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
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世說

官人致化山濤爲太常遭母喪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

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
方令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
常雖尙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
以濤爲吏部尚書

晉書

各事山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
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
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
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
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
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啟事上

舉無失才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
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
從亮亦尋爲賄敗說世

戶調門選王戎爲左僕射領吏部戎以晉室方亂慕遽
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害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

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

晉書

一字正人蔡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民
憚初克未仕時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
正人行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
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通志

無功道美樂廣爲吏部尚書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每
去職遺愛爲人所思論人必先引其長屈其所短不明
而自顯人有些過先盡容弘恕而後善惡自著值世多
難清白自將交無內外任誠保真人莫見其際者是以
能自全當世以此多之王隱晉書樂彥輔雍容自守當時恨
其寡譽山巨源意在扶奇不免與世沉浮張纘表

入中市井袁貞爲監軍范玄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袁

卿此段還不失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語林

人倫之職山濤曰臣欲以郊詵爲溫令詔可尋又啟曰

訪聞詵喪母不時葬遂於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

請更選之詔曰君爲管人倫之職此輩應爲清議與不

便當裁處之啟事

擬崔毛郭撫初爲吏部尚書與郎姚範清心虛求搜揚

俊父內外稱之以廊姚擬崔毛崔鴻春秋

署紙尾宋廢帝時徵豫章太守蔡廓爲吏部尚書廓至

囚北地傳隆以聞傳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

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

以委蔡吾徒不能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

我不能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子也選家

黃紙錄尚書與吏部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南史

方嚴蔡興宗廓之小子也爲左戶尚書轉掌吏部

時上方盛淫宴雪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如穢

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媒尚書僕射顏師伯謂

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

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

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上

事異意同少帝卽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以王

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

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卽拜事異而意同也南史

令史留宿庾炳之字仲文爲吏部尙書爲人強急而不耐煩領選旣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吏部令史錢泰能琵琶主客令史周伯齊善歌詣炳之宅諮事因留宿尙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爲所司奏免官宋書

六代五人光祿大夫謝莊子朏朏子淪淪子覽覽弟舉六代五人皆爲吏部尙書並有文集梁書覽字景滌朏之弟淪之子覽弟舉字言楊遷掌吏部尙書舉祖莊宋代再典選至舉又三爲此職前代未有也上

明瞻范雲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其宿構爲吏部尙書寄任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應荅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莫不服其明瞻梁書

正談風月徐勉字修仁遷吏部尙書勉居選官彝倫有序旣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諳綜百氏皆爲避諱常與門人夜集客有虞高求詹事五官勉正色荅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咸服其無私上

獎擢人倫楊愔字遵彥武定來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尙書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

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情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情聞不屑焉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
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
獨不見識情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
不下以方趨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
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上深爲
珠士深自言惜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自尙公主後衣
紫羅袍金鑲大帶遇李庶頗以爲恥謂曰我此衣服都
是內裁旣見子將不能無愧北齊東魏以楊愔典選嘗六
十人爲一甲愔令其自敘訖不省文簿使次第呼之呼
誤以慕容爲長孫一人而已三國典畧

銓衡折衷辛術字懷哲遷吏部尙書遷鄴以後大選之
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
獎者疎袁淑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
士夫於浮華惟術性尙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
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
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北史

廉平韋世康爲吏部尙書選用平允請託不行後復拜
尙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爲廉平嘗因休
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
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
立官成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縱二疎伏奉尊命上

選舉爲最牛弘字里仁爲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後
文才應在審慎雖致緩滯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
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
時宰多以此凝之唯弘深識其貞推心任委隋之選舉
於斯爲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上

宰臣知選魏知古先天二年冬令往東都知吏部尚書
事深以爲稱職手制曰卿以宰臣往知大選官人之委
情寄尤切遂能端本革弊忘私徇公正色而行措心不
亂竟已微則危視必鑒衡已舉則輕重罔違朕遠聞之
益用嘉歎唐舊知古姚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
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感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

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惟
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可欲多
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爲隱
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
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
知古罷爲工部尚書唐書

資格唐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選主者將親其人覈之吏
事始取州縣府寺疑獄課其斷決而觀其能否此判之
始焉後日月淹久選人滋多案牘淺近不足爲準乃採
經籍古義以爲問目其後官員不充選人益衆乃徵僻
書隱義以試之唯懼選人之能知也道麗者號爲高等

拙弱者號爲藍羅至今以爲故事開元中裴光庭爲吏部始循資格以一賢愚遵平轍者喜其循常負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不得唐新語選人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通鑑

朱筆點頭開元十八年蘇晉爲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過官應批退者但對衆披薄以朱筆點頭而已晉遂傍選院門下點頭者更注擬光庭以爲侮已不悅唐會要初裴光庭與蕭嵩爭權不協及爲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畢其流外行者署亦令門下省之光庭卒後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盡出爲外職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爲光庭腹心專知吏部選

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太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諡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議諡爲克平人以爲希嵩意旨上聞而特下詔賜諡曰忠獻唐書

裴均加吏部尚書初均與崔太素俱事中人竇父場太素嘗晨省文場入臥內自謂待已至厚徐觀後榻有頻伸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鎮欲遂相之諫官李約上疏斥均爲文場養子不可汙台輔乃止唐書

天下神龍初韋巨源爲吏部尚書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

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
不屈貴門張纘字伯緒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尙書後門
寒素一介者皆見引拔不爲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
武帝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南史

立碑天寶十年楊國忠兼吏部尙書故事吏部三銓三
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終其事國忠使胥吏於私第暗定
官員集百寮於尙書省對注唱一日令畢以誇神速資
格差謬無復倫序舊唐書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帷女兄弟
觀之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胡者湖州文學簾中
大笑聲徹于外會要嘉話其所昵京兆尹鮮于仲通中書舍
人竇華侍御史鄭昂諷選人舊唐書鄭怱等二十余人率錢

千勤政樓設齋兼爲國忠立碑于尙書省南以頌國
銓綜之能舊唐書詔仲通爲頌帝爲易數字因以黃金識其
處唐書所注吏部三銓選人事務鞅掌不能躬親皆委典
及令史孔目官爲之國忠但押一字猶不可遍會要

侍郎

尙書隋煬帝卽位於尙書六曹各益侍郎一人以貳
尙書之職隋書今之侍郎其置自此始也通典

司列少常晉宋以來吏部尙書資位尤重龍朔二年改
吏部尙書爲司列太常伯侍郎爲司列少常伯天寶十
一年改爲文部通典

辨別陸彥師爲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

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隋書

知人之鑒高構字孝基煬帝初爲吏部侍郎時爲吏部者多以不稱職去官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肉懷方雅特爲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其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笑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上

隨道注唐武德初因隨舊制以十一月起選至春卽停至貞觀二年劉林甫爲吏部侍郎以選限促多不空

悉遂奏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以爲便會要時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盡來赴集將萬餘人林甫隨才銓擢咸得其宜時人以林甫典選比隨之高孝基選舉志

辯詰貞觀元年溫彥博爲吏部郎中知選意在沙汰多所擯抑而退者不伏囂訟盈庭彥博惟騁辯與之相詰終日喧擾頗爲識者所嗤上

給欺貞觀八年十一月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人入銓問何方穩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云親老先住江南卽唱之隴右論者莫測其意有一信都人希河朔因給云願得江淮卽注與河北一尉由是太破選人

給言欺之

賜鏡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輔知選凡所銓綜時稱允愜至十八年於東都獨知選事上賜金鏡一面以表清鑒上十二年二月文部侍五五上曰之在尚以

越局貞觀二十二年二月文部侍郎盧承慶兼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五品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通典

彪狼共羊龍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楊思立恃外戚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爲選者夏侯彪所訟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時中書令許敬宗曰必知楊吏部

之敗或問之對曰一彪一狼共看一羊不敗何待會要

延譽咸亨二年有楊炯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立咸爲延譽引以示裴行檢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上

強記李敬立總章二年檢校司列少常伯典選累年銓綜有序自永徽以後選人轉多當其任者罕聞稱職及敬立掌選天下稱其能預選者歲有萬餘人每於街衢見之莫不知其姓名其被放有訴者卽口陳其書判失錯及身負殿累畧無差殊時咸服其強記莫之敢欺唐獲

證聖元年劉奇爲吏部侍郎注張文長司馬鏗爲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之奇正色曰舉賢本自

無私二君何爲見謝^上

鄧渴弘道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己銓綜人畢放長榜遂出得留人名於是衢路喧嘩大爲冬集人援引指撻貶爲太子中允遂以中書舍人鄧玄挺替焉又無藻鑒之目又患消渴選人因號渴^上

王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郎事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並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刁改爲丁王改爲士擬授官後卽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萬人不識姓名安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也省內以爲神明^上

平天后以許子儒爲天官侍郎儒不以藻鏡爲意其

補官悉委令史勾直時謂勾直曰平配後崔玄暉爲之

介然自守絕於請謁爲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選司

令史乃設齊自慶武太后聞之復拜爲天官侍郎^{唐書}

裴馬盧李景雲元年盧從愿爲侍郎精心條理大稱平

允其有冒名僞選虛增功狀之類皆能擿發其事典選

六年頗有聲稱時人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裴卽行儉

馬謂戴李謂朝隱

韋棘防史姜晦爲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史曹

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署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爲不可竟銓綜得

所賄賂不行舉朝歎伏

唐新語

振理風俗馬載爲吏部侍郎時考功員外劉思立子憲爲河內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載深咨嗟以爲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冬集朝廷咸曰真銓綜流品之司可謂振理風俗也其人北出選門爲衆目所視衆口所謂趑趄失步上

關待淹滯韋陟爲吏部侍郎常病選人冒名接腳竊授關員既少取士良難正調者被擠僞集者冒進陟剛毅嫉惡風采嚴正見選人疑其有段按聲盤詰無不首伏每歲皆賸得數百員闕以待淹滯常謂所親曰使陟知銓衡一二年則無人可選矣

唐書

推其強直韋陟嘗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敍五品章判之曰青壇展慶會不立班朱紱承榮無宜臥時人推其強直政能

唐新語

無蹊徑李又字尙貞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制勅不便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顧李又不可

過耳

唐書

崔沔王丘爲吏部侍郎典選累年甚稱平允擢用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洽然皆稱一時之秀

唐舊

崔沔

監土時爲語曰丘山岌岌連天峻沔水澄澄徹底清

分紀

四代選部房穎叔拜天官侍郎自其高祖景伯至穎叔四代咸居選部時論榮之

士多附李季卿拜吏部侍郎俄而兼御史大夫奉使河南江淮宣撫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在銓衡數年季卿有宇量性識博達與善人交襟懷豁如其在朝以進賢爲務士以此多附之

江南典選興元初劉滋爲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翔貴選人不能赴價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舉職

貳職太和四年吏部奏吏部爲文昌首曹侍郎爲尙書貳職銓庭所宜順序廳事故有等衰會要

郎中

郎位太微五星五帝坐後聚十五星曰哀烏郎位

漢書

十五星蔚然曰郎位

史記

郎位五星在太微中帝坐東北

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諫議議郎此三署郎中是今之尙書郎占欲其大小均耀光潤有之吉也

正義

一曰依

烏郎府也

晉書

下大夫周官太宰屬官有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秦有郎中以其爲郎侍衛居中故曰郎中漢選尙書郎初從三署郎次補之初入尙書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故郎中之名猶因三署舊號也

六典

稱號不同漢魏以來尙書屬或有侍郎或有郎中或曰

尚書郎或曰某曹郎或則兩置或爲互名雖稱號不同其職一也皆今郎中之任典通

握蘭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女以丹朱漆地故謂之丹墀尚書郎握蘭含鷄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芳也奏事則與黃門侍郎對揖黃門侍郎稱已聞乃出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喻麋墨一丸六典通典喻麋今沂陽縣出墨

不聽所私趙戢字叔茂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入爲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戢拒不聽卓怒召戢欲殺之觀者皆爲戢懼而戢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

戾而謝之

典畧

明雅山濤爲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蒞事明雅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緡百斤穀二百斛晉書

正人人才旣自難知中人已下情僞又難吏部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己而已乃當能正人議郎杜默德履亦佳大子庶子崔諒中郎陳淮皆有意正人其次不審有可用者不山濤啟事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典通

真素寡欲玩咸爲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山濤薦玩咸曰真素寡欲深清濁萬物不能移也昔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山濤啟事

佳吏部徐寧字安期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爲興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護軍庾亮每屬之訪一佳吏部郎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悵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廨署彝訪之云興縣廨也令姓徐名寧彝旣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卽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本傳晉傳世說本事

裴惟王蘊字淑仁爲吏部郎欲使時無屈滯曾下鼓急出日送乃至家去臺數里高褰車帷先後與語不得進

也一官缺求者十輩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不得者甘心無怨

別傳本傳

夷曠似玉吏部郎中溫畿字元甫世論以其爲人夷曠似玉

求嘉官名

名士阮放與從弟孚齊名爲吏部郎銓官之任甚有稱譽性清約不理產業爲郎不免飢乏王導庾亮以其名士供給衣食放由是得仕

晉中興書

送吏部郎何尚之字彥德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爲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治渚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

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
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舩
伯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

南史

與書辭舉王微字景玄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
微與湛書曰君平生云揚我名者殺我身天爵日猶減
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何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
道僕妾皆笑之

宋書

任己獨行陸慧曉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
史同郡張和稱之曰江東裴樂也齊高帝輔政除爲尚
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二十
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遷吏部郎

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

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郎令史

歷政來諮執選事任己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

儁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叅懷慧曉謂景儁曰六

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

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

止

南史

江漢崇望庾果之字景行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劭見而

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遷吏部郎叅

大選

上

梁顧憲之字士思爲吏部郎初其祖凱之嘗

天中記

卷三十一

三

為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種耳至是憲之
果為此官然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通典

才望兼允孝文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

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
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驛徵亮兼吏部郎孝
明親政仍兼吏部郎亮自叅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
為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郭郎中選事不辦北史

欣得宋繇字體業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

卷鹽米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尅李歆欣得宋繇

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後魏書

書信定價皇甫瑒光兄春齡子也位吏部郎性貪婪多

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敬
為豫州刺史為政殘暴百姓患之北史

齊裴叔業之歸魏也衣冠之士預叔業勳者安定皇
甫光者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閭慶胤河東柳僧
習等魏書此見本傳北史同杜氏通典乃以為韋瑋職官

見傳中有伯昝名而誤耳御覽因之以為韋瑋職官
分紀亦以為瑒俱誤

銓衡庶品銓衡庶品歷選賓僚阮咸直素屢薦未登陸

亮忠心裁居敗職自非李重清識李毅恬正何以區分

管庫式鑒胥吏陸杜拜吏部郎表

設長名榜吏部郎中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則銓注期限

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爲故事長名榜自此始也

選舉志

先捧紫泥柳公綽字起之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俱爲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爲吏部郎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

分紀

登第集部李建爲吏部郎中常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使僕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於吏部使尉紫縣旣罷復集稍尉望縣旣罷乃尉畿縣而升於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爲宜旣登第遂食祿旣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翔以守常限無紛競以來奔捷下曹得其循舉上位得其吏歷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議

者多之

國史補

掄選有序吳王潛吳國建遷左司郎中典選事時喪亂之後官失其守譜牒靡散甲簿湮沼具僞相蒙潛雍容款接坐客常滿隨才而接人人自以爲得徐知誥相吳掄選有序潛之力也或亡失官謀才無可用者多稟給之

九國志

風稜劉鼎清泰中爲吏部郎中廉侍御史知雜事鼎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

五代史

員外郎

省眼吏部郎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先南曹次廢置舊說吏部爲省眼

分紀

吏事第一 裴遵度遷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寶中海
內無事九流幅湊會府每歲吏部選人盈萬遵度敏識
強記精覈文瞻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
判析有條 李栖筠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栖筠判析有
條奸吏氣奪號為神明唐書

南宮眉目 韋陟字商衡為吏部員外郎是曹在南宮為
眉目在選士為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
而剖劉禹錫撰神道碑

銓敘稱美 崔郾姿質秀偉神清重雅人望而愛之為吏
部員外郎奸吏不敢孤寒無拔者不至留滯銓敘之美
為時所稱唐書

材幹無累 岑義長安中為廣武令有能名則天嘗謂曰
相各舉堪為員外郎者鳳閣侍郎韋嗣立薦義且奏曰
恨其從兄長倩犯逆為累則天曰苟有材幹何恨微累
遂拜天官員外郎後遷吏部侍郎時吏部侍郎崔湜太
常少卿鄭愔大理少卿李允恭分掌選事皆以贓貨聞
義最守正時議美之唐舊

尚氣 賈言忠曾之父也累轉吏部員外郎李敬玄兼尚
書言忠尚氣及主選不能下貶邵州司馬失武懿宗意
下獄幾死唐書

滌除宿弊 劉崇望字希從轉吏部員外郎崔安潛為吏
部尚書崇望判南曹滌除宿弊復清選部唐舊

天中記 卷三十一
喻遣李迥秀任考功員外郎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筆非佳迥秀覽之良久謂曰清河崔郎儀貌不惡鬚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處何量必須進士再三喻而遣之聞者莫不大噱

唐書

典舉得士席豫開元中累官主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大稱得士爲時所稱入爲吏部侍郎玄宗謂之曰卿已前爲考功職事平允故有此授預典選六年復有令譽願無權周墀輔政以韋澳爲考功員外郎墀初作相私謂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荷公重知願公無權足矣墀愕然不喻其指澳曰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憎愛行之但令百司羣官各舉其職則公

歛衽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權耶墀深然之上

不避權幸李渤穆宗卽位召爲考功員外郎校定京考考不避權幸皆行陞黜奏曰三品官考先具如前其四品以下官績具聞奏狀入留中不下議者以宰輔曠官自宜上疏論列而越職釣奇非盡事君之道也

上

戶部尙書

地官戶部尙書周之地官卿也周禮曰地官司徒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應劭云徒衆也司徒主人衆也張鷟云虞書五教實委司徒之班周禮六卿爰開地官之位

祝鳩郊子曰祝鳩氏司徒也

昭十七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則責司徒

尚書太傳

素王司徒仲尼爲素王顏淵爲司徒

論語摘輔相

銅臭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貫以買司徒烈子均字孔乎亦有時名烈問曰吾作公天下人謂何如對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爲公今登其位海內嫌其銅臭烈舉杖擊之均走烈曰子授父搥而走可調孝乎均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而走不陷父於不義烈曰爾以吾爲瞽瞍耶

司馬彪九州春秋

階下讀奏

吳孫休初卽位戶部尚書階下讀奏

通典

備物濟時當陽侯杜元凱爲度支尚書內以利民外以救邊備物置用以濟當時之益者五十餘條

晉書

度支要總

咸寧五年詔一拜不收使公私俱貴不惟天時乃人事有不盡故也要總者正在度支尚書也其以散騎常侍中書令張華爲度支尚書

晉起居注

量計運漕

初帝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唯華贊成其策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算及吳滅詔褒其勳進封爲廣武縣侯

晉書

坐無氊

席吳隱之爲度支尚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氊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改每月所得祿才留身糧餘悉分賑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布衣不完妻子不沾寸祿

上

天中記

卷三十一

天中記

卷三十一

三

到漑字茂灌爲左民尚書漑長八尺眉目如

點白皙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答所莅以清白自脩
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
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
朝章而已南史到洽爲御史中丞兄漑爲左民尙書舊制
中丞不得入尙書下舍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評決
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漑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
也上到漑到洽梁書自有傳南史見到彥之傳分紀錯
書作劉漑而事文合璧俱因之豈以到姓稍異遂承
其誤耶殊誤觀者

自表何胤爲左民尙書後辭官隱於若耶山雲門寺勅
給白衣尙書祿胤固辭梁書

拜官令早蔡景歷字茂世入守度支尙書舊式拜官

午後景歷拜日適逢輿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宣帝

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南史

義倉長孫平字處均拜度支尙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

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

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自是州里豐衍民

多賴焉隋書

民部開皇三年改度支爲民部國家修隋志謂之戶部

蓋以廟諱故也唐永徽初復改民部爲戶部廟諱故也

顯慶元年改戶部爲度支龍朔二年改度支尙書爲司

元太常伯初戶部居禮部之後武太后改置天地四時

之官以戶部爲地官由是遂禮部前通典

通典云國家杜祐爲唐言也通考因之不改何耶

正身奉法鄭善果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書正身奉法甚有善績制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及侍立並令升殿與從兄元璵在其數時以爲榮分紀

內相王琚佐明皇平內難爲戶部尚書帝於琚眷委持吳豫大政事號內宰相本傳

凶官畢構遷戶部尚書開元四年遇疾上手疏方以賜之時議戶部尚書爲凶官遽改授太子詹事冀有瘡瘳尋卒分紀

版使韋煥辭判戶部歸謂甥姪曰已讓版使矣佳話錄

侍郎

司元少常周官小司徒中大夫之任也隋煬帝始置戶部侍郎唐因之後改爲戶部龍朔二年改爲司元少常伯通典

問歷代戶口盧承慶思道孫也美風儀有才幹太宗奇其明辨累拜民部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戶口多少之數承慶敘夏殷以後迄于周隋皆有依據太宗嗟賞久之

舊唐

精擇開元十三年戶部侍郎楊瑒白知慎坐支度失所皆出爲刺史上令宰臣及公卿以下精擇堪爲戶部者多有薦元絃者將授以戶部尚書時執政以其資淺未

五中記 卷三十一
宜超授加中大夫拜戶部侍郎元絃因條奏人間利害及時政得失以奏之上大悅因賜衣絹上

議戶版楊瑒爲戶部侍郎帝嘗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延英殿瑒言利病尤詳帝咨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戶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卿隤默唯唯獨瑒抗議故出爲華州刺史唐書

無進獻李絳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戶部北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對曰將戶部錢獻入內藏是用物以結私恩上聳然益嘉其直唐舊

不受賂牛僧孺拜戶部侍郎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

之中悉受其遺餽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爲身養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卻付訖穆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上

自稱老奴張平叔長慶中爲戶部侍郎狡險大言因王播以進既掌財用常屈公利以便私嬖倖多狎之既有寵於上進退便僻雜以優諧或自稱老奴復無大臣之體嘗奏事畢降階復升又有論奏佻盪輕脫上每爲笑容之在班列間玩狎郎吏譁肆無忌奕權監法請宰相爲之使因以自求樞機之任每有內制出輒疑授已整

衣冠以俟後人多笑之上張平叔國之材臣也計能折
秋毫吏畏如夏日司會逾月綱條甚張况師旅未息調
食方急倚成取濟非爾而誰非智能則事不可成非諒
直則吾難近噫職局之外得不思稱官望而厭我心乎

白氏
長慶

年表四 潘孟陽父炎禮部侍郎母劉晏女也公卿多
父友及外祖賓從故得薦用德宗末王紹以恩倖數稱
孟陽之才因擢戶部侍郎憲宗初命孟陽巡江淮且察
東南鎮之政理時孟陽以氣豪權重領行從三四百人
所歷鎮府但務遊賞與婦女爲夜飲至鹽鐵轉運院廣
納財賄補吏職而已及歸大失人望罷爲大理卿後復

拜戶侍孟陽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
微行至樂遊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
對孟陽懼而罷工作性喜宴公卿朝士多與之遊時指
怒者不一俄以風緩不能行憲宗每事求理常發江淮
宣慰使左司郎中鄭敬奉使辭上誡之曰朕宮中用度
一匹已上皆有簿籍唯賑卹貧民無所計算卿經明行
修今登車傳命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奉使所至但務
酣飲遊山寺而已舊唐書初孟陽爲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
曰以爾之才而位丞郎使吾憂之唐書

後百父題 盧汝弼簡求子也從昭宗遷後至太原李克
用累奏戶部侍郎太原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

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中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唐舊

郎中

下大夫周官司徒屬官有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六典魏

有農部郎中通典魏爲左民右民後又爲民部民曹皆戶

部也上吳張溫爲戶曹郎事類

詞理愜當高構字孝基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尙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尙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

及也賜米百石由是名知隋書

二妙韋維少嘗業儒博涉文史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

戶部郎中善於剖判時員外郎宋之問工於詩時人以爲戶部有二妙唐書初維爲郎時柳于廷及虛心兄弟居

郎省對之輒歛容自叔前後至郎中者數人世號郎官

家上湊字彥宗祖叔諧貞觀中爲庫部郎中與弟吏部

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上

論事風彩武衡衡累遷戶部郎中時皇甫鎛以宰相領

度支剝下以媚上無敢言其罪者衡上疏論列鎛密訴其事帝曰勿以儒衡上疏卿將報怨耶鎛不復復言儒衡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羣邪尤惡之唐舊

晉宋以還尚書省置員外郎分判曹事唐朝事

彌重其選舊例郎中不歷員外選謂之士山頭景龍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正遷戶部郎中賀陟爲員外乃戲詠之曰員外從來美郎中望不優誰言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光酬之曰錦帳隨時設金爐任意薰唯慙員外置不應列星文

唐新語

資本對唱崔仁師爲度支郎中嘗奏度支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恠之令黃門侍郎杜正倫賫本仁師口對唱一無差殊太宗大奇之

唐書

無愧幽明盧昌衡字子均爲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全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

明矣

隋書

受命無言畢誠歷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勢門子弟鄙倉駕二曹居之者不悅惟誠受命恬然恭遜口無異言執政多之

唐書

員外郎

俊拔呂太乙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隣司吏部移牒戶部令牘宇悉監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監籬插棘省中賞其俊拔

唐新語

裴向字倬仁爲京兆府戶曹轉櫟陽渭南縣令奏課皆第一朝廷亟聞其理行擢爲戶部員外郎

唐書

正色挺然長慶中孟簡遷倉部員外郎屬順宗登極王叔文竊政驟爲戶部侍郎簡爲其屬中立正色挺然不附叔文心思而不敢退黜言於宰相韋執誼換刑部員外郎

唐上書

貪猥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曉錢穀錄用之不謂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有過曲爲蔽之不欲人彈劾此大謬也但知能則舉舉不失職則獎之自然易得其人何必容隱

唐舊

獻模餌張濬爲應支員外郎黃巢將逼關輔濬託疾請

告侍其母挈族避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人須衛軍不得食漢陰令李康獻模餌數百騾綱軍士曰得食僖宗召康問之曰卿爲縣令安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爲塵吏安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異之上

禮部尙書

春官禮部尙書周之春官也唐虞之時秩宗典三禮周禮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

通典

主賓契爲司徒百姓和親夔主賓客遠人必至

典

昔舜

命伯夷典禮后夔典樂至周并爲宗伯之任今禮部尙書益其任也

南豐擬制

宋弁字義和文帝征馬圈留弁以官官兼祠

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弁頓首辭謝弁助勞王事恩遇亞於

李冲

北史

司禮太常伯東晉宋齊梁陳皆有祠部尚書隋置禮部尚書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司禮太常伯光宅元年改禮部爲春官

通典

答讜言陳叔達字子聰太宗時拜禮部尚書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陰行譖毀高祖惑其言將有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也

舊唐

祝蠱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不閑時務博碩肥腴

頑滯多疑臺中小吏號之爲蠱蠱者肉塊無七竅春身公時野人得之

僉載

禳災祈福韋綬字子章轉禮部尚書穆宗嘗問禳災祈福其可必乎綬對曰昔宋景公以一善言而法星退之三舍此禳災以德也漢文帝除秘祝每於祠祭盡敬而已言無所祈以明福不可以求致也而二君卒能變已變之災享自致之福著於史傳其理甚明如失德以祈災消媚神以祈福至神苟有知當因以致譴非祈禳之道也時人主失德綬因以諷之

禳災之典典朕三禮大舜委於美夷分勅六卿成王任於彤伯建茲歲首寔曰春官敦敘九族之親欽若五常

之教祀天郊地之典舉其宏綱朝日月月之儀撮其機
要張鷟集

侍郎

小宗伯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周禮部侍郎周之

春官小宗伯也六 大宗伯亦曰春卿小宗伯亦曰秩宗

白帖 今侍郎隋煬帝置龍朔二年改爲司禮少常伯

先責舊文章 陟爲禮部侍郎陟好接後輩尤鑒于文雖
詞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
其科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文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
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覈片善無遺美
聲盈路唐舊

賀知章 遷禮部侍郎屬惠文太子薨有諸卿

部選挽郎賀知章取舍非允門蔭子弟誼訴盈庭皆以
梯登牆首出決事時人咸嗤之由是改授工部侍郎上

舊制 考功員外郎掌貢舉開元二十三年考

功員外郎李昂爲進士李權所詆朝議以考功位輕不
足以臨多士至二十四年遂以禮部侍郎掌焉開元天

寶之中昇平旣久羣士務進天下髦彥由其取舍故勢

傾當時資與吏部侍郎等同通典

李揆 字端卿乾元初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

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
至者文史之囿亦不能擒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其試進

士文章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床而引貢
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請恣尋檢由是數
月之間美聲上聞唐舊

聞所未聞鮑防進禮部侍郎得穆質等時比歲旱策問
陰陽祲疹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弘羊指當時
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恤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
未聞不亦善乎卒致質高第帝見策嘉揖唐書爲侍郎時
嘗遇知雜侍御史竇參於通衢道騎不時引避僕人爲
參所鞭及參秉政處令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
子齒而與昕同日懸車非朽邁之致以餘忿見廢防文
學舊人歷職中外不因罪戾而爲俗吏所擯竟以憤終

衆頗憫防而咎參故參之敗不旋踵非不幸也

唐舊

華高郢字公楚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

更相譽薦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疾之乃謝絕請謁顯

行藝司貢部院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哀

唐書

韋貫之名純爲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

行實于時流競爲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

憲宗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今陛下柬宰相者

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尙書右丞上

建中初令狐峒爲禮部侍郎宰相楊炎出故宰相

杜鴻漸門下其子封求弘文生以託峒峒謝使者曰得

公手署峒得以識炎不疑著送之峒卽日奏言宰相迫

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詰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姦人無可奈何欲殺之炎苦救解乃貶衡州別駕上

錢徽字蔚章長慶元年爲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鐘王張鄭之蹟在書斷畫品者兼而有之凌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榜出渾之漢賓皆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禎素相厚善初禎以直道譴逐久之及得還朝大改前志由逕以徽進達宗閔亦

急取二人遂有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子弟蘇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紳大怒文昌之意次日內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學士元禎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烏散餘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尋貶徽爲江州刺史中書舍人李宗閔劔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開江令初議貶徽宗閔汝士令徽以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長者旣而穆宗知其朋比之端

唐

施是非失職王起字舉之代錢徽爲禮部侍郎掌貢二年得士尤精先是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及元禎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試之科及起考貢士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送中書令宰臣閱視可否然後下當司放榜從之議者以爲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上

高錯開成元年爲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三年榜出後勅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官途填委要室其源宜改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然錯選擢雖多頗得實才

抑豪華擢孤進至今稱之上

兩都試舉賈至轉禮部侍郎是歲至以時艱歲歉舉

赴省者奏請兩都分試從之兩都試舉人自此始也書唐

詭隨德宗貶劉太真爲信州刺史太真爲禮部侍郎性

怯懦詭隨其掌貢舉宰臣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又

嘗敘陳少遊勳勳擬之桓文大招物議因斯貶上

不迎門生後唐同光初裴皞拜禮部侍郎前後三知貢

舉晉高祖時宰相桑維翰亦成名於皞榜下嘗謁皞於

私第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答曰皞見維翰於中書則庶

寮也維翰見皞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之有人亦重於

耿介五代

郎中

屢箴闕體孔過字世遠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爲齊臺尚書儀曹郎屢箴闕體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過貞所謂儀曹不忝闕職也南史

大儀專委劉杳字士深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大儀專委焉上

詳練故事梁武帝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畧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卽日除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建訪前事休源卽以所誦記隨

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任昉常謂之孔獨誦上

三世祠部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遊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之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上時吳郡顧越弱冠遊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與文發相埒故都下謂之發越焉上

員外郎

撰定儀注韋叔夏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將拜洛及享明堂別受制與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惲撰定儀注衆咸推服之唐書

令式執奏許孟容字公範爲濠州刺史德宗知其才召爲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公主訴於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遷本曹郎中上

李珣字待價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爲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爲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上

名德爲首崔澹舉止秀峙累進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尙推名德者爲之首咸通中世推李都爲大龍甲涓蒙放不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澹與焉上

瑞錦窠舊說員外郎爲瑞錦窠

碎廢印員外郎廳前有大石諸州府納到廢印皆於石上碎之又圖寫祥瑞亦員外廳所堂令狐楚元和初任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

冰廳祠部呼爲冰廳言其清且冷也

因語錄

南省舍人舊說吏部爲省眼禮部爲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爲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北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爲都公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

中行禮部不博前行駕庫

國史補

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

文翰謂之南宮舍人

唐職林

宋神宗與宰執議更官制至

禮部郎中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比可除劉摯

王鞏聞見錄

兵部尚書

司馬夏官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制軍誥

禁以糾邦國領校人牧師職方司兵之屬卽今兵部之

任也

通典

尚書大司馬亦曰夏卿

職林

大司馬馬武也大總

武事也大司馬掌軍古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

韋昭辨釋名

訓馬爲武者取其建行

釋名

夏官謂之大司馬

後周

統六師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書

蠻夷滑夏寇賊

奸究則責之司馬

書大傳

睢鳩睢鳩氏司馬也

左昭

大司馬其在少昊則睢鳩氏以

任顓頊以司馬主火堯命羲叔爲司馬夏官也虞夏三

代以司夏官棄居其職周成王以畢公高爲司馬楚漢

之際曹無咎周殷始居其職

齊王珪之職儀

司戎隋有兵部尚書蓋因後周兵部之名兼前代五兵

之職龍朔二年改兵部尚書爲司戎太常伯侍郎爲少

常伯光宅元年改爲夏官

通典

乘欸段馬

李懷遠中宗時爲兵部尚書雖久居榮位而

彌尚簡率園林宅室無所改作常乘欸段馬左僕射豆

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答曰此馬

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

舊唐

軍容不整郭震字元振爲兵部尙書玄宗初卽位十一月講武驪山旣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以徇劉幽求張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翊贊大功雖有罪當從原宥乃赦之流於新州尋又思其舊功起爲饒州司馬上

方鎮參辭令狐楚檢校兵部尙書奏諸道新授節度使等執弓弩帶器伏就尙書省兵部參辭伏以軍國異容古今定制事不由舊斯爲改常未聞省閣之門忽內弓刀之器鄭汪外蒙恩寵內畜兇狂首創姦謀將興亂兆致王璠郭行瑜之輩敢驅將吏直詣闕庭震驚乘輿騷動京國雖旣往不咎而其源尙開伏乞速令停罷如須

參謝卽具公服從之

唐舊

嚴整儀衛元祐七年以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尙書爲鹵簿吏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畢特至青城儀衛甚肅五使乘車至景靈宮東櫺門外忽有赭蓋轎車百餘兩衝究而來東坡呼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并某國太夫人國婆婆某國大長公主也東坡曰可以狀來北至青城諭儀仗使御史中丞李端伯之純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聞李以中宮不敢言東坡曰軾當自奏卽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

談記

侍郎

小司馬兵部侍郎夏官小司馬中大夫之任也六典

有家風太宗有事遼東以楊弘禮有文武林擢拜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弘禮每人叅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蹕之陣所向摧彼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舊唐

詔諷楊弘武爲司戎少常伯高宗謂云某人何因輒授此職對曰臣妻韋氏性剛悍以此人見囑臣若不從恐有後患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隋唐嘉祐新唐

兵部同省崔湜爲兵部侍郎父挹爲禮部侍郎父子同爲南省副貳有唐以來未之有也舊唐

勳不限格衛次公字從周爲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齊功之孫名在黜中次公召而謂之曰子之祖先勳在王府豈限常格並優秩而遣之舊唐

同直召見韋澳字子斐遷兵部侍郎與同寮蕭寔深爲宣宗所遇每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卽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上旨多從之

不以死諫韋處厚字德載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畋遊每月坐朝不三四日處厚因謝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臣前爲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不

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為陛下此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泉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二深感悟其意賜錦絲一百匹銀器西事上

綽繼門風盧元輔字子望杞子也為兵部侍郎元輔自祖至曾以名節著於史冊元輔簡潔貞方綽繼門風歷踐清貫人亦不以父之醜行為累人士歸美上

力詆和議兵部侍郎張勳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勳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上欲以公為直院宜早出勳大駭曰愈不敢出矣若使草國書豈能曲徇意旨哉勳嘗思之不過一去檜不能奪遂止中興係年錄

郎中

詭對仗數顧琛字弘瑋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善之南史

固辭不拜江智深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為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上

闕對無遺馮子琮字子琮皇建初為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闕對無有遺失北史
前若流姚崇遷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河北數州兵

機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奇之超遷夏官侍郎唐舊

所歷有聲盧奕懷慎之子與兄奐齊名開元中任京兆司錄參軍天寶初為鄆縣令兵部郎中所歷有聲皆如奐之所治也上

吏幹有稱李愷驟歷兵部郎中愷有吏幹明於凡案甚有當官之稱上

父代視印蕭愿梁宰相傾之子性淳謹承事父母未嘗不束帶而見然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為兵部郎中日掌告身印覃恩之次頗怠職事父傾為吏部尚書代愿視印篆其散率如此五代史

職方觀圖韋執誼始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侍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徹去及為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觀之崔州圖也以為不祥惡之果貶死唐書

員外郎

古今難匹杜正倫太宗聞其名令直秦府文學館魏徵表薦正倫以為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郎太宗謂曰朕今令舉行能之人非朕獨私於行能者以其能益於百姓也朕於宗親及以勳舊無行能者終不任之以卿忠直朕今舉卿卿宜勉稱所舉唐書

延無積牒張嘉貞字嘉貞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

天中記 卷二十一 五
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人唐書

家畜聲伎王翰字子羽并州人長史張嘉貞厚遇之翰自歌以舞屬嘉貞神氣軒舉自如張說至禮益加舉超拔羣類擢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目使頤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上

農國之本李渤字濬之擢爲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輔致務剝下佐用度渤上言渭南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分鄉戶三千今纔一千他州縣大抵類此其敝始於攤逃人之賦願下詔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又言道途不修驛馬多

死憲宗覽疏驚異卽以飛龍馬數百匹付畿內諸驛

郎官清選韋溫字弘育姚勗知何陰院嘗雪冤獄鹽鐵

使崔瑛奏加酬獎乃令權知職方員外郎制出令勗省上溫執奏曰國朝已來郎官最爲清選不可以賞能吏上令中使宣諭言勗能官且放入省溫堅執不奉詔乃改勗檢校禮部郎中翌日帝謂楊嗣復曰韋溫不放姚勗入省有故事否嗣復對曰韋溫志在銓擇清流然姚勗士行無玷梁公元崇之孫自殿中判鹽鐵案陛下獎之宜也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爲陛下當煩劇者此衰晉之風也上素重溫亦不奪其操上

刑部上書

秋官周之秋官卿也唐虞之時士官以正五刑周禮秋

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益其任也通典

爽鳩剡子曰爽鳩氏司寇也左國之二柄在德之刑邦

之三典惟清與慎大舜有欽恤之言穆王有衰矜之教

爽鳩之爲司寇務在擇人臯陶之作士師期於致理張鷟

賊曹尚書二曹論曰劉道真問薛令長在吳何官答曰

爲吏部尚書問曰吳待吏部何如餘曹答曰並通高選

吏部特一時之俊劉曰晉魏以來俱爾獨謂漢氏重賊

曹爲是吳晉重吏部爲非薛君曰八座秩同班等其選

並清宜同一揆若人才或多或少選例難精如不得已

吏部職掌人物人物難明謂吳晉爲得而君何是古而

非今劉難曰今吏部非爲能刊虛名舉沉朴者故

成人位處三署聽曹探卿論而用之耳無煩乎聰明賊

曹職典刑獄刑獄難精是以重之答曰今之賊曹不

能聽聲觀色以別真僞縣不能斷讞之尚書也夫在獄

者率小人在朝者率君子小人易檢君子難精俱不得

已吏部宜重賊曹宜輕也華譚集

美其貞正羊侃爲都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

並省未嘗游造左衛蘭欽同侍宮宴詞色少交侃於坐

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章粲作兄何敢無

宜適朱時在席後宦者張僧胤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閭

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南史

卷三十一
五十四
實正息祿徐孝克陳禎明元年入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中門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卽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閣自然開閉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卽居之經兩載祿變皆息時人咸以爲真正所致上

司刑隋初有都官尚書開皇三年改爲刑部尚書唐龍朔三年改刑部尚書爲司刑太常伯侍郎爲少常伯武后改刑部爲秋官天寶初改爲憲部典通

覆獄獄劉祥道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歔歔累

歎奏決之日爲之再不食唐書

庭無留事李適之拜刑部尚書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

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上

不屈仙客崔隱甫潔介自守以強正稱爲刑部尚書帝

欲相之也牛仙客可與語卿常見否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答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皆是不得相彼亦各申志也唐書

流涕涇師之亂關播與盧杞等從駕幸奉天旣而

盧杞曰志貞趙贊等並貶黜播尙知政事中外囂然以爲不可遂罷相改刑部尙書大臣韋倫等泣於朝曰宰相不能鴻猷翊贊以至今日而尙爲尙書天下何由致理可痛心也聞者敬憚之

舊關韋傳

刑斷減死柳公綽爲刑部尙書京兆人有鞭姑婦致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歐卑非鬪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

唐書

侍郎

小司寇

周之秋官小司寇中大夫也

六典

小司寇之職掌

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

周禮

大司使

唐有大獄卽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

充謂之大三司使

唐職林

妙擇其人

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

將何爲也正欲反耳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事太宗旣盛怒竟斬于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當時雖不卽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舊唐

開案得實

奚陟字殷卿遷刑部侍郎裴延齡惡京兆尹

李充有能政專意陷害之誣奏充結陸贄數厚賂遺金帛充旣貶官又奏充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錢穀至多請

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陷充留惡贄也詔許之元翰曲附延齡劾治府史府史到者雖無過犯皆笞決以立威時論喧然陟迺躬自閱視府案且得其實具獄上充既免元翰既不遂其志因此憤恚而卒上

詳決如神王播字明敷轉刑部侍郎播長於吏術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當時屬僚歎服不暇上

哀彙勅令劉瑑遷刑部侍郎乃哀彙勅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耕之叅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唐書

郎中

須有素行李林甫開元中遷太子中允時源乾曜為姥中乾曜之舅潔曰其父曰李林甫求為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哥奴林甫小字也

滯郎位蔣沆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元載持政守道士類不遷沆以故滯郎位不得調袞代相問士議恨沆屈故擢御史中丞唐書

中制馮宿字拱之為都官員外郎淮德平除此部郎中制詞曰亟則失情緩則留獄深則礙恕縱則生姦淮是四者持刑之難唐書孔帖

忝官正秩鄭谷爲都官郎中作詩自賀且爲序云故許昌薛尚書能嘗爲都官郎中後數歲故建州李員外頻自憲府內彈拜都官員外郎皆一時騷雅宗師都官之曹振盛於此余早年請益實受深知今忝此官復是正秩分紀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官詩其詩多佳句但格不甚高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末幾聖俞病卒其詩爲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讖後遂果然斯可嘆也

員外郎

小三司使唐有大獄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夫大理卿官爲之以決疑謂之小三司使時林

放情事外武元衡爲華原令時畿輔有鎮軍督將恃恩務功者多撓吏民元衡苦之乃稱病去官放情事外沉浮醺詠者人之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員外郎

至閣草冊劉迺大厯十二年召拜司門員外郎十四年崔祐甫秉政素與迺友善會加郭子儀尚父以冊禮久廢至是復行之祐甫令兩省官撰冊文未稱旨召迺至閣草之立就詞義典裁祐甫歎賞久之遂擢爲給事中請獨按鞫德宗時盧南史坐事貶信州司馬至郡準例得聽吏一人每月請紙筆錢一千文刺史姚驥初奏以

爲贓又劾南史買鉉燒黃丹德宗遣御史鄭楚相刑部
員外郎裴澥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同往按鞫裴澥
獨奏曰臣按姚驥奏狀事非巨蠹上曰燒鉉何如澥曰
燒鉉爲丹格令不禁今忽錄此小事令三司使往恐遠
方聞之各懷憂懼臣堪任此行卽請獨往德宗忻然曰
卿言是矣

諫厚山陵令狐峘大厯中改刑部員外郎德宗卽位將
厚奉元陵垣上疏諫畧曰臣讀漢書劉向傳見論王者
山陵之誠良史稱歎萬古芬芳詔答曰朕頃議山陵心
方迷謬卿聞見該通識度弘遠深知不可形於至言非
惟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躬免朕獲不子之名皆卿之

力也敢不聞義而徙收之桑榆奉以始終期無失墜古
之遺直何以加焉

夢得杜牧嘗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
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腳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工部尙書

冬官工部尙書周之冬官卿也晏類要尙書大司空亦曰

冬卿帖白

爽鳩氏司空也左危東六星兩兩而北曰司空主

水金守之天下憂水春秋元命苞

下理坤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漢官解詁溝瀆壅

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尙書大傳

主土司空主土不言土而言空空尙主之況於實乎通冬官司司空掌邦事營城廓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塋宅器械監百工

環濟要畧

決九州禹爲司空被九山通九澤決九州使各以其職來貢地方五千里至于荒服

魚經典畧

位當玄武之官職在

司空之任虞舜之代伯禹統其班周成之朝毛公處其

地張鷟集

宋以武公之諱改司空爲司成楚改司空爲莫

敖秦置御史大夫省司空

齊職儀

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

得括象圖故堯以爲司空

尚書刑德放

別五土孔子中仕爲中都宰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

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家語

赤伏符

王梁初爲野王令世祖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

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

衛文君自濮陽徙於野王

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爲大司

空

華嶠後漢書

司平晉宋以來有起部尙書陳沈衆爲起部尙書后周

有冬官大司空卿掌五材九範之法隋有工部尙書因

後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職龍朔二年改工部尙

書司平太常伯侍郎爲司平少常伯武后改爲冬官

通典

名稱職長孫平字處均爲工部尙書名爲稱職時有人

告都督郿紹非毀朝廷爲憤之者上怒將斬之平諫曰

川澤納污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

宋中記

卷三十一

六

至願願陛下以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誇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書

兄弟代爲閻立本顯慶中代兄立德爲工部尙書兄弟相代爲八座時人榮之總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二時立本爲右相姜恪爲左相立本無他才識時以善畫稱之恪嘗累爲將軍立功塞外是歲京師飢旱弘文崇賢司成三館學生並放歸本貫當時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通右相馳價丹云明經以末使進身者可爲爛戒新時人以干文爲語曰左相云丹青舊于時左相云丹青之嘲唐事與工書無于立本事三書不同附之

侍郎

有宰相李栖筠字貝一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磴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撤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魁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書

不辱胡証字啟中太和中以校檢工部尙書爲回鶻和親使舊制行人有私覲禮縣官不能具召富人子納貲於使而命之官証請儉省費以絕鬻官之濫次漠南虜人欲屈脅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又欲主便道疾驅者証固不從以唐官儀自將訖不人命還拜工部侍郎証旅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

窘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醕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
摘枝葉櫟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醕
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
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時
人稱其俠上

柳彧字幼文爲屯田侍郎時制三品已上門皆
列戟左僕射高穎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
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梁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
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旣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
穎聞而歎伏隋書通典云煬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子
故置侍郎郎中之間

郎中

裴讓詩裴讓之字士禮吳見田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
裴讓之與楊愔友曰相遇則清談竟曰愔每云此人風
流警拔裴文季爲不亡矣梁使至常令讓之攝主客郎
史北

沈扶爲屯田郎中充山南道宣撫使至鄧州
奏內鄉縣行布黃澗兩場倉督鄧琬等先主掌湖南江
西運到糙米至浙川縣於荒野中囤貯除支用外六千
九百四十九石裒爛成灰塵度支牒徵元掌所由自貞
元二年鄧琬父子兄弟至元孫相成二十八年前後禁
死九人今琬孫及元孫見在枷禁勅曰如聞鐵監度支

兩使此類極多其鄧琬等四人資產全賣納禁繫三代
庾死獄中實傷和氣鄧琬等並疎放天下州府監院如
此類不得禁經三年已土速便疎理以聞議嘉扶有宣
撫之才唐書

員外郎

六典六部主事隋煬初
置唐以後無事可見

改命

張文瓘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爲戶部侍郎舊

制兄弟不許並居臺閣遂出爲雲陽令

唐舊

不數

省中司門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閑簡無事時諺

曰司門水部入省不數人角觥之戲有假作吏部令史

及虞部令史相見忽然俱到悶絕良久云冷熱相激南部

諸郎

天官

陳蕃上書云昔明帝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賜千萬

左右問之帝曰郎天官也以當叙德何可妄與人耶今

陳下以郎比一把菜臣以爲反側也

汝南先
賢傳

用第二人

王坦之郎中少年時江彪爲僕射領選擬之

尙書郎人有詔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尙書郎正用第二

人何以擬我聞之而止

世說

弟同省

故事叔父兄弟不許同省爲郎然官格令不

載亦無正勅正觀二年韋叔謹除刑部員外郎三年韋

季武除庫部郎郎中太宗謂曰知卿兄弟近任尙書省

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無避稍屈資也其後同省

者甚多近日非特恩除拜卽須相回避也

通典

前行後行尚書郎自兩漢已後妙選其人唐武德貞觀
已來尤重其職吏兵部爲前行最爲要劇自後行改入
皆爲美選考功員外專掌試貢舉人員外郎之最望者
司門都門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後行閑簡無事先
天中王上客爲侍御史自以才望清雅妙當入省常望
前行忽除膳部員外郎微有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
詠之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腳趺蹬卻落省
牆東膳部在省中最東北隅故有此句

兩京新記

省官趙華早擅高名在官途五十年累經貶謫蹇躓備
至而入仕三十年方霑省官身在郎署

天中記三十一卷終

